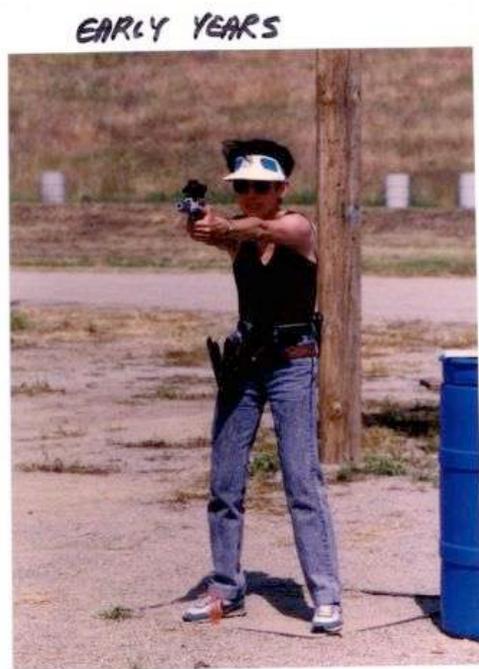


顾方蓁：射击生涯已近尾声？

我热爱射击运动的朋友中，有些人总喜欢提醒我：我说「过两年」就退休，说了二十年。

没错，长久以来，若有人问我：觉得自己还会比赛多久？我会回答：「两年。」最近，这个「两年」的时间表听起来比以往更加真确了。

我必须面对现实，二〇一六年十二月，我将年届七十。



衰老没有人躲得过；儘管我内心仍热情如火，身体却渐不配合。



大约十八个月前，我注意到我的两臂在萎缩，肌肉块渐渐鬆弛。最明显的是前臂，但上臂也在萎缩中。我不是因为不努力运动而致此；我的健康饮食照旧、运动如常，而且也小心翼翼的不要做过头。

我的记忆力不复以往那样敏锐，视力也是如此。练习时间我必须妥善运用，因为体力不允许我像以往一样练习那么多钟点。以前，我一天可射击一千发子弹、一周练七天；手若是肿了，晚上我会把手泡在冰块中消肿。而现在，射击了八百五十发子弹我就停下来，休息的天数也比以前多。



这些徵象都告诉我：我从射击运动退下来的日子近了；也许我会在二〇一六年世界锦标赛后退休；也许还有个几年。

身体是我们度过今生的行动工具，而我的里程跑得非常高。不过，就在退休日的现实日渐逼近时，我内心毫不伤感；当我挥别这项运动时，我一无遗憾。我知道

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我最可能的高水平上竞赛。在我整个射击和比赛的生涯中我毫不松懈的鞭策自己，无怨无悔，身心皆然。

虽然我对退休日的来到一无所惧，我也不会设法催它早日来临。我深爱这项运动；新鲜刺激与这项比赛可堪比拟之事，此生恐难再觅。这项运动叫我非认真不可、遇到机会便精益求精、更上层楼，而且在过程中乐此不疲。



由于我是天生的工作狂，射击对我再合适不过。我认真磨练我的技巧时，我是全神贯注；若是顺着己性，我会变得懒散。

我不想变成那个样子，这是我尚未离开这个运动的一个原因，虽然放弃的念头也曾闪过脑际。

年来不断有朋友问我什么时候才会停下射击，好像我做的是什麼不对的事。如果我竞赛的项目是像高尔夫之类的运动，我怀疑他们是不是会问我何时不再比赛？但是他们不停的问，我在二00三年时考虑过急流勇退。

我偶然闯入这项运动，因缘际会让我留了下来。我原以为等我射击的胃口满足了、玩够了，我会再去尝试不同的事情。



多年来，我先生一直是我最好的顾问，他不懂我为何言退。那时我的成绩在一个极高的水平上，如日中天，我先生提醒我，我一路走来是花了很大的努力和代价。他问我：「你为什麼想放弃自己变得这麼擅长的事？」

我了解到没有理由那麽做。我喜欢压力，它有助于我专注。射击也让我身心健康；积极、热衷的从事我所擅长的运动，让我想要去锻炼、让身体能过去所不能；策划如何赛前训练和正式比赛，也可刺激我的头脑。



先生的朋友中有些已经退休了，他们口中的退休生活不是那麼令人嚮往。退休前的工作若是叫你忙得不可开交，一旦退休便会感觉好像无事可做，手上有的是时间。听了他们的故事，我知道只要身体还许可比赛，退休对我而言并非好的选择。



当然，最终我还是要从射击事业上退下来，那天来到时，我一定要有把握我会有足够的活动填满我的时间。我目前正在撰写一本书，而且志在必成。书出版时，我也要有精力与力气去告诉世人我的书问世了；我若在未来几年退休，我仍老当益壮，可以去宣传我的著作。

我大学裡主修艺术，也打算重新发挥我对艺术的爱好；若能成立一个自己的平面设计公司，应该会乐在其中；我不靠它来发财，而是要自得其乐，让自己一直积极活跃。

许多有高成就、高水平的运动员一旦从他们专精的运动项目上退下来，以往好强争竞的习性留下空洞便难以填补。但我不会如此。我比赛从来就不是为了击败他人成绩，我有今天，是因为我想发挥到自己的所有的潜力。

我知道退休逐渐迫近，大概旋踵即至，即使我仍一心想往前、如常为这项运动忙碌，但能这样做的日子已经不多，至少不是在我想要的水平上。我对那一天的来到毫无所惧，坦然面对。只要身体允许，我仍要享受这项运动能带给我的乐趣，一点一滴都不放过。

